

发刊词

在时代的浪潮中，文艺的画卷正以全新的姿态展开。随着移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，传播格局和文化生态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。技术的进步，推动文化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，也必将掀起一场大众文艺的创作热潮。在这样新大众文艺的创作热潮中，不断涌现出新作品、新现象、新观念、新方法、新形式、新业态，从网络文学的蓬勃兴起，到短视频、网络剧的异军突起，从虚拟现实艺术的探索，到人工智能与文艺创作的碰撞，文艺的创作、传播与接受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，跨领域、跨文化的文艺交流与融合成为常态，新的作者群体不断涌现。《文艺报》特开设“新视界”专刊，持续关注新时代中新的文艺现象，见证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征程。本期刊发《文学如何看见身边的风景》，由小红书“身边写作大赛”切入，探讨大众非虚构写作，聚焦身边人的写作热潮，记录普通人的文学生活。

文学如何看见身边的风景

张昊月



“梅英的手沾满了泥土，她的生命就像一捧凝于掌纹中的大江，随着岁月丰枯，自顾自流淌。”

“我们的工位宽70厘米，摆放着一台廉价的电脑和一个头戴式耳麦，主管要求每天通话次数120次，通话时长60分钟。”

“我的女儿也会很快长大，我相信，童年时那些幸福的瞬间，和完整的自我意识，也将永远铭记在她心底，成为一生中对抗艰难险阻的铠甲。”

这些语出自前不久小红书“身边写作大赛”的参赛作品。“身边写作大赛”旨在唤醒写作爱好者的写作潜能，激发他们将日常生活中的发现和思考诉诸笔端，表达普通人的时代观察和人生思考。写作者来自各行各业，身处大千世界的许多地方，有的居于国内，有的漂泊海外。他们怀揣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世界的理解，持续地记录下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小事。许多小事如涓涓细流汇入故事的滔滔江海，便成为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。

夏美是“身边写作大赛”的负责人，最初她和同事关注到许多人在小红书平台连续记录日常生活，这种记录或是一趟愉悦的旅程，或是一场美丽的邂逅，抑或是难以摆脱的烦恼。人们也会在平台分享鲜活的日常感受，如勾勒美食地图、撰写装修指南。“生活记录”的标签下，每天有近百万篇的新笔记诞生。在夏美看来，连续记录生活本身便是对生活的再创作。她相信如“身边”写作者汪仔秋秋糖所言，这些写作就好像岛屿一样，它们一定是在那里的，只不过岛屿可能随着水位线的忽高忽低，有时候会沉在底下，别人可能平时刷不到，但它们一定是存在的。夏美和她的同事希望可以通过大赛的方式把这些故事激活，浮出水面让大家看到。

“身边写作大赛”落幕后，《2024小红书身边写作文学报告：写作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》出炉。报告显示，从2024年9月19日到10月22日，1万多位写作者投稿两万三千多篇，总字数接近1200万。来稿中，亲情、友情和校园生活是写得最多的题材。多数写作者就生活在我们中间，故事大多反映最近的二三十年里的社会生活和人生遭际。最遥远的故事来自厄瓜多尔的基多——探险者写下半个地球之外、遥远的亚马逊丛林里的另一个世界。也有讲述600年前的故事的人——一位前记者为父亲写回忆录，不断向时光的深处蔓延，串联起整个家族的历史。他们的故事如点点星辰，于不同的星系闪耀，并共同绘就一片故事的星空。

哪里都是写作的房间

云溪常在网络平台发表女儿的成长故事，它们汇集在《在普高率40%的郊区，我女儿有她自己的“北下关”》这篇长文。“北下关”出自童漠男的脱口秀，是一所普通小学，他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。云溪的故事里，她的女儿上了类似北下关小学一样的学校，她在文中讲述：“幼升小这一年，大部分小伙伴都搬走了，女儿进入了那些家长口中的‘菜小’。别人说‘菜小’可能是个形容词，我们学校却是真正正在菜市场后边，每天上学都要穿过蔬菜区、水果区、干料区和豆制品区，农历逢五逢十的日子，还有花鸟鱼虫沿街一路摆开，煞是热闹。”

云溪笔下的这所学校是平房建构的校区，虽然那里的教学资源有限，却有着一份多彩的课外活动，种植各种时蔬的菜园，不设门栏的球队、午休时自主排练的乐队，都是学生们的乐园。“菜小”的学生在校园里不受太多的束缚，按照孩子们的节奏自然成长。云溪的另一篇笔记记叙了女儿上学经历中“真高兴”的时刻，受到许多网友的关注：“她说体育课踢了一节课足球，很高兴。突然被通知取消了延时课，很高兴。放学时看到天气特别好，很高兴。”这些“真高兴”的时刻伴随云溪的女儿从幼儿园到小学，再到初中。

女儿快乐成长是云溪系列文章的主线，教育情境中家长们的思虑是文章的暗线，两条线紧密交织，构成了强烈的叙事张力。现实生活中家长们为孩子的成长费尽心思，云溪察觉，“在网络上学，时常有陌生人说我女儿很幸福，给我颁出好家长证。关掉网络，是另一番景象”。现在的家长们

凌晨发出的信件

我恋禾谷是一位年逾古稀的写作者，不少读者亲切地称她为奶奶，也有一些读者称她为姐姐或是阿姨。我恋禾谷最初在外甥女的建议下开始在小红书平台发表作品，第一篇文章《感激母亲》写于2022年的母亲节前夕，她以质朴而又真挚的语言，回忆母亲对她的深爱和对给予她的一切。随后她又一点一点地在梳妆台前写作，每天下午能写两三个小时，她生命中难以忘怀的故事在纸页上流淌，时光并没有抹平故人的履痕，那些远去的人和事在我恋禾谷的笔下再一次生出活力。每次写完，她都会朗读，用语音转文字软件将纸面的文字转换成电子版。这个过程就像是传统与当下的接力，我恋禾谷既遵循着传统的写法，用笔在纸上一笔一划地电写，又热情地拥抱新的写作方式，将纸上的方块字用手机编码成互联网上通行的文字符号。她的朗读更是为写作本身赋予了仪式感，让写作成为一件万份郑重的事情。

《老伴儿的生平》是我恋禾谷此次“身边写作大赛”的参赛作品，她以17篇连载的方式细细勾勒老伴的一生。此前，我恋禾谷已经在小红书上



2024年12月11日，“建造自己的房间”身边写作文学沙龙现场



“身边”故事场，每扇窗后都是故事的房间

在孩子升学各个关键期表现出的焦虑情绪，反而助推她和家人“逆流而上”，不加入“鸡娃”群体。云溪细腻生动的文章为读者提供一种非典型的教育样本，促使我们去思考和探索教育的本质。

对于云溪来说，日常的记录都是有感而发。她饭后闲暇时坐在餐桌边，一边喝茶，一边慢慢思考，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一下。假期里陪孩子出去玩，云溪坐在场边，记下孩子游玩的各种细节。有一次在饭馆里面吃饭，前桌一对母子的互动引起云溪的注意，出来以后她还回味刚才的场面，干脆停在路边用手机把所思所感记录下来。这些随手的记录将生活的瞬间化为永恒的记忆，云溪觉得时间稍久就可能遗忘，保持及时记录的习惯尤为重要。

云溪女儿成长的故事被很多“薯友”看到，他们在留言区留下他们的教育心得。有的读者读完一篇笔记后，往往会进一步追问一些育儿细节，云溪便根据那些问题不断地续写女儿的上学记。云溪的写作方式具有较强的交互性，读者的留言为她带来精神鼓励和写作灵感。那些正向的反馈给予云溪更大的动力，让她“觉得还挺有劲儿继续写下去”。云溪的文字治愈读者的同时，她也从读者的留言中汲取力量。一位网友儿时放学路上抬头看看天，眼中的天空辽远，虽然长大后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，却觉得都不如儿时记忆中的一瞬更为宝贵。这位网友的分享令云溪印象尤其深刻，很多像这样的网友的反馈，让她更加确认，童年时那些看似无用的快乐会成为人生中最重要的基石，也是因为这样，她才越来越多地分享孩子成长的话题。

小红书“身边写作大赛”颁奖典礼当天，主办方举办了一场沙龙，沙龙的名字是“建造自己的房间”，取名灵感来源于“身边”写作者汪仔秋秋糖的一段话：“我认为写作并非要在准备万全的时刻才会发生，在生活的任何时刻都有可能突然产生灵感或发现值得记录的事件……心动就行动，很多想法转瞬即逝，我在哪里，哪里就是‘属于我自己的房间’。”英国作家伍尔夫曾写道：“女人想要写小说，就必须有钱，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。”伍尔夫的话强调“自己的房间”及其隐含的独立性对于写作者来说至关重要，汪仔秋秋糖拓展了信息时代“自己的房间”的含义，将“房间”引申到任何能够写作的空间。一百年前，伍尔夫写作的房间需要相对隔绝封闭，如此才能免受他人的打扰而潜心写作；如今这间“房间”则在互联网时代常常打开门窗，迎接遥远的来客。

蜗牛也会奔跑

奔跑吧蜗牛是一位电话营销员，他从2022年8月起连载“我在广州打电销”系列笔记，笔记用幽默戏谑的语言记录电销工作的喜怒哀乐，多篇笔记集结为《35岁从头来，我在广东打电销》。这是一组日更的文章，读者能够从文章里细致地了解奔跑吧蜗牛每天工作的内容，和他工作中烦恼忧愁与喜悦满足的感受，还有他的几次工作变动，也一同看到他获得客户信任并成功开单的经历。

奔跑吧蜗牛的每篇文章不长，多用平实的语言叙述，像是与自我的对话，也是在网络空间与素不相识的网友的密切交流。他第一次写作是在第一天从事电销工作下班后，那时他感到非常不适应，便在公园的台阶上用手机记下了当时的心情。此后，他时常记录当日的工作状态和心境，公园成了他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一段时间，放松自

己疲惫身心的场所。他常常在午休时间下楼，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用手机输入一篇日记。最开始他以这样的方式宣泄内心的不满和压抑，想记录自己是如何“熬”过不顺利的生活的。看到越来越多的热心网友留下的真诚鼓励，也从他们的留言中了解到，很多像他一样漂泊异乡，



街头的“身边写作”海报

为了自己和家人奋力打拼的人们的工作生活经历，他逐渐转向有意识地写一些能够治愈他人的文字，他希望能够为处于相似的处境中的人传递更多的安抚和信心。

不少人评论读奔跑吧蜗牛的文章有观看脱口秀的爽快的感受。他总能以幽默的语言，为艰难的日子增添许多笑意，并能一针见血，以小见大地写出许多打工人体会到的日常的负重感。“我开始带饭上班了，因为我不想错过公司唯一的福利——微波炉。这台微波炉采天地之灵气，吸日月之精华，集百家味道之所长，臭烘烘的。里面热出来的饭菜，味道来自五湖四海，让人没有食欲。”“采天地之灵气，吸日月之精华”与“没有食欲”之间产生的微妙的反差，与其巧妙蕴含的戏谑感令人捧腹之余又引人深思。

在奔跑吧蜗牛自己看来，他参赛前都不觉得自己是在写作，他认为之所以被很多人关注，是因为他的文字比较接地气，书写的题材容易获得读者的共鸣。他在创作谈里写道：“其实普通人的生活不普通。普通人的生活才是最难的。因为他们要活在这么复杂的社会，靠自己去拼搏。我觉得普通人的记录太重要了，记下人生最真实的东西，这才有意义。”奔跑吧蜗牛的不自觉的写作别具一格，他写自己的普通，也写像他一样默默耕耘、努力生活的普通人的不普通。

“身边写作”是对自我的发现

作家、学者张怡微是本次“身边写作大赛”的评委之一，此次参赛的非虚构写作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，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其中在英国做陪读的雅思老师，辞职后重新谋职的配音演员，生活在意大利的意大利人，他们的文章触及变化当中的社会的很多面相，例如后疫情时代职业的变化、自闭症儿童上学的现状、日常生活中的迷茫和追寻等等，这些细腻的写实记录提供了观察世界的特别视角。张怡微认为“社会变化当中一些流动的、断裂的经验是很可贵的，也是当下学院派的写作所没有的，它和人的生命力、生活力有关”。

张怡微特别关注身边写作呈现的媒介样态。她留意“身边写作大赛”参赛作品常常配图丰富，形成图文并茂的叙事效果。张怡微认为这是对文学传统的传承，我国绣像小说中配有与文本相关的不少插图，图文并茂是重要的文学传递方式。“身边写作大赛”的作品含有多种叙事元素，它们构成多层次的叙事样态。

我恋禾谷的文章封面中有许多盛开的花草，它们表现出的昂扬的生命力与快乐的气息溢出手机屏幕。她常常在讲述亲人故事时配上和他们相关的照片，那些照片让文字更为鲜活感人。《我的姐姐》的封面是一个枕套，她说那个枕套是她的姐姐上世纪60年代末结婚时买的，上面用机器绣着“早更”两个字，和一男一女迎着朝阳扛着锄头下地的图案。我恋禾谷上中专时姐姐把枕套送给了她，后来几次搬家，她都将枕套带在身边，当作怀念姐姐的信物。

“身边写作大赛”是近年非虚构写作的一个缩影，张怡微认为这反映了人们对于真实性的渴

望。百姓人生和工作现状已经被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关注多年，近年进入了非虚构创作的领域。张怡微思考的是，当其他学科被识别出文学性时，我们需要警醒，如何写出文学所具有的独特性。在她看来，文学更应深入而广泛的联系，将附近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基础。由此，人们能更清楚地看见彼此，既看见“你”和“我”的差异与边界，也能看见“我们”的共性。“身边写作”便是促使人们看见身边故事并书写身边故事的方式，人们从最初的500米出发，不断向外拓展，从而看见远方的风景，听见世界的声音。

没有人是一座孤岛，写作和阅读让我们彼此看见

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曾提出“重建附近”的概念，鼓励人们在“最初500米”内和身边的人建立更为深入而广泛的联系，将附近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基础。由此，人们能更清楚地看见彼此，既看见“你”和“我”的差异与边界，也能看见“我们”的共性。“身边写作”便是促使人们看见身边故事并书写身边故事的方式，人们从最初的500米出发，不断向外拓展，从而看见远方的风景，听见世界的声音。

居住中国的意大利写作者ale是“身边写作大赛”参与者之一，他在小红书写过这样一段话：“在阅读的过程中，我们有机会暂时中断常态的孤单，这是文字近乎神圣的价值。写作，就是我的归属之地——我觉得别人看到我的文字，是邀请大家到一个我很私密的地方，共度一段时光。”这道出了他对“身边写作”的理解。

近些年涌现不少“身边写作”的非虚构佳作，作者透过普通人的视角，去书写社会的不同场域中的驳杂人生。不同于学者型非虚构的严谨与学理性的论辩，也不同于记者型非虚构的职业化写作特征，他们的写作通常写“我”的真实经历，写下的文字充满血肉，往往将读者带往一个陌生但又真切的生活现场，更加理解芸芸众生的酸甜苦辣，更加了解世界的辽阔多彩。胡安焉的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是深受读者喜爱的非虚构文学作品，她细致地讲述了从物流公司夜晚辛苦劳作，到当快递员奔忙送快递的日常工作，还有他从事的其他行业的经历，以及他对于多种行业的观察与反思。读者从他的作品中得以了解网购便捷性的背后，快递员如何细致地分工协作，也认识到轻骑物流背后快递员所承担的“不轻松”的劳动。胡安焉的作品引人入胜之处在于他向我们揭开熟悉的陌生人的面纱，书中丰富的个人感受和心理描写让读者如临其境，向自己打开一个个职场的门窗。胡安焉等人用笔写下的自己的职业历程、生活足迹；杨本芬则回望家庭历史，用朴实而细腻的笔触勾勒家人们的生命旅程，描摹大时代中普通人的悲欢。她笔下秋园的故事感染众多读者，她为家庭辛劳一生，面对苦难坚韧地生活，在人生重要关口坚定自己的判断，不断地找寻真实的自己。翻开《秋园》，读者阅读、体味了上世纪一位普通女性坎坷又多彩的人生。秋园的故事令人垂泪也给予人许多力量。

互联网平台的非虚构写作如雨后天春笋般迅速生长，作者通过个人自媒体账号，或通过其他媒体平台发表作品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近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非虚构写作，在他看来，非虚构写作中的“非虚构”并非指写作技术或是文体特征，而是表示追求的写作态度，“所谓的非虚构写作，我认为是一种真诚、质朴的写作，非虚构的写作态度不装饰、不加料、不要滤镜，是含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写作”。他也认为非虚构写作的发展与网络的日新月异密不可分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，我国互联网原住民开始陆续在网络世界发表作品，到今天30年的时间里，人们已然适应在网络平台书写与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，互联网上甚至形成了全民写作的热潮，表现出全流程和全链路的写作景象。他将这样的写作景象称为“多主体的重叠”，“多主体”表现在写作者身份的多样性和平等性，无论是作家还是写作爱好者都共享网络写作平台，表达自己的声音，他们的声音并无高低贵贱之别，无数“小主体”汇聚成公众喧哗的写作景观。当人们愿意讲自己的故事，形成自己的审美生活、写作生活和文学生活，这便是最可贵的事情。

从博客写作到如今纷繁多样的网络平台写作，“身边写作”越来越活跃，越来越多样。人们从不同平台寻找表达的媒介，以写作的方式分享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观察与思考，形成大众积极投身写作的繁荣景象。这反映出阅读和写作始终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，文学仍然是当代人感受生活、思考生活、记录生活的重要途径。